

地图的回响

◆ 童孟侯

地图不是奢侈品,而是实用品,到了一个城市,不认路了,找不到风景点了,买张地图,查查,几路换几路,懂了。走的城市多了,比如我走过中国近200个城市,地图也就多了起来,日积月累有470张,用完了舍不得丢,于是成了一种收藏。开初,我是实用主义,后来养成习惯,每到一个城市不是先找马路,而是先找地图。

40年前,我买了一张“温州市简明交通图”,只有黑红两色,软塌塌的一张薄纸,但是这图不要钱,随便拿。从温州到北京,我看见了彩色的“北京市交通图”,这图要钱了,一毛两分。地图上标明,北京只有一条地铁,从火车站到苹果园;北京的环线似乎只有一圈半。到了1999年出版的“最新版北京市旅游交通图”,已经明确标出四环了;如今,好像有六环七环了吧?

不同年代的地图能看出城市之变迁,此话为真。

30年前,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普遍有地图出售,至于小城市小县城就不一定了,不是买不到,而是没有出版过。那时候的地图很简单,四条公交线,两条商业街,一个火车站,一个人民公园……而已。

我买过一张1988年版的大足石刻地图,简单到不能简单,售价是两毛四分。我还在云南边境城市德宏买过一张地图,这种很便宜的地图拥有者不会很多,因为那年月到德宏旅游者极少。

20年前,城市地图开始脱胎换骨,不仅是景点、道路、旅馆、饭店,还有广告夹入:什么英语培训、服装批发、看相算命,更多的是特色门诊:整形美容、治疗不孕、除疤除痕、口腔正畸、根治狐臭、专治糖尿、门诊肛肠、清除色斑、针灸解痛……买一张地图就是买一本万宝全书,或者说买了导医图。地图的价格上去了,5块钱。

10多年前,我到吉林高句丽参观,因为它刚刚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导游员还只有七八个,旅馆还只有两三家,哪里来得及印制地图?现在再去,它的地图一下子跨到豪华级了。

地图的变化,借用这样一句话: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尤其是上海地图,如今很多地图已经变成硬硬的精致的小册子了。

我的朋友张富宏是上海新客站的“指路爷叔”,他一直站在火车站出口处,免费为外地来客指引道路。刚开始的时候,他买了一张上海地图,辨清记熟所有的主干道、横马路、大街道,小弄堂;然后买张月票,搭乘所有的汽车和电车,从头到底,一站一站地记;然后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直到上海的2603条马路他全去过,直到上海的交通全部刻在胸中,他才找到测绘院,严肃指出上海地图有39处错误,请及时更正。

地图也有出错的时候,这样的错版,是不是像错版人民币一样很值钱呢?

三个月前,我到东方书报亭去买2018版的上海地图。亭主说:卖什么地图?下个礼拜我的书报亭要关啦!

中国地图之收藏,前景相当暗淡,因为如今要在城市里寻找任何一个地方,打开手机便是,它甚至能十公尺十公尺为你导航,不怕你不认路。

老地图,储存了无尽的城市回想;新地图,也不会销声匿迹,因为它已经悄悄“异化”,变成一种广告册,比如“武康路地图”,已经不是以指路为主,其优点是恢复到40年前,不要钱,随便拿。



■ 孙菊生画猫

“猫王”孙菊生老先生享年106岁,走喽!虽然,听不见他的道别声了,可以想象,如能再一次坐起来,他肯定就是这么洒脱不羁地和大家打招呼的。6月26日上午,八宝山的追悼会一结束,北京朋友作士先生就把我拉到他的府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有意义的追思会。

作士在20岁就开始看孙老画猫。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幅长卷画家联手,孙菊生开笔,在最左端画了一只猫。未曾想,有位画家接着画了一棵树,不知怎的,树叶生生地遮住



根艺《鸳鸯笔洗》为仿生木器物——笔洗。它系真宗的六道木,其生长缓慢,耐干旱瘠薄。根系发达,萌芽力、萌蘖力均强。在空旷地、溪边、疏林或

“猫王”孙菊生走了

◆ 朱全弟

了那只猫。等到众多画家接力赛画完长卷,不料,孙菊生老先生又拿起画笔,饱蘸浓墨,对着自己画的那只猫画了一个圆圈,然后向上一挑,就像删除文章里的一个词一句话那样,口中还念念有词:“你们不待见它,走喽!”说完,他掷笔而去,举座讶然。你有这样的个性,你要有这样的底气。当时,年轻的作士被深深地吸引了,从此追随老先生三十多年。

今年6月,老先生住院,作士前往探视,送上2万元慰问金。老先生就问:“这是买画的吗?”作士马上回答:“不是!这是给您的慰问金。”老先生一笑,放心的收下。“你看!”作士对我说,老先生可清醒了,他想,你如果买画,这钱不够啊!哎,这个好玩,我觉得,老先生和作士两人都挺幽默的。

文人画画多的是,孙菊生先生则不然。他1934年从北京13中考入辅仁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该研究生院继续攻读三年。从1942年起,他在北平大学工学院、河北农学院、中国大学等校从事物理教学,35岁时任副教授。解放后,任北京建工

学院副教授和湖北建工学院、武汉工业大学教授。1973年他退休后回到北京。1985年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他出身于书香之家,作画始于幼年,师从其母,十岁就参加了“北平艺社。”有神童之称。大学一年级时举办个人画展,此后陆续举办十多次个人画展,青年时代就以擅长画菊、画猫而蜚声画坛。

追思会上,作士的家中,孙老先生的各个年龄段画猫的作品摆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作士一一介绍每幅画的特点和来历。他自述,跟随了孙菊生老先生30多年,关系亲密,胜似家人,并指着墙上的一幅“牛”说:这是老先生第一次画牛。当时他要求画牛,老先生一脸不愿意:我从来没有画过牛。但最终拗不过作士的坚持,他平生第一回画了牛,并且另外专门赋诗一首:“尔我皆属牛,峥嵘各不休,我牛今已老,尔牛当风流。”落款:作士老弟一笑,百岁老人孙菊生。其实,老先生自幼秉承家学,诗词功底也很深厚。画作多有赋诗,情趣盎然。

墙上还有一条横幅:“好人王作士。”我就不以为然了。相处久了,人之常情。但作士讲,当时有人质疑,老先生就生气地说:我都活了100多岁了,我说好人就是好人。

快到下午一点钟了,我们出去吃饭。大红门的果园村老支书和现任书记陈涛也一起去了。席间,又说起老先生的生前逸事。作士指着陈涛说,老先生的孙女在他下面的公司里做事,孙女就对爷爷说,陈总待我很好的,能否画一幅画给他?老先生听了一语不发,背后却对别人说:我的孙女很傻的,她不知道一幅画要抵好几年的工资。

孙菊生老先生原来是搞物理专业的,物理,也许其中就蕴含了最本真最质朴的哲理。终其一生,他从不送画于人。不管是谁,你不能拿它来做人情。也是那次在饭桌上,我才知道,我的朋友作士与孙菊生老先生关系这么好,心甘情愿追随他30余年,但是却从来没有白拿老先生一幅画,都是给钱的。我转而又想,这是因为他懂艺术,就是喜欢老先生笔下的千姿百态的猫,难怪“猫王”要把他视为知己、知音,一个好人。

七月中旬,上海宝山和苏州吴江两地作家在同里古镇交流,宝山文化馆负责人钱秀华是北广毕业的,交谈中,她对我说,她很喜欢北京人,北京人是很大气的。我深以为然,并由此想到一老一少两个北京人,他们之间的相处和关系,在当下就是一种超乎庸常的大气。

鸳鸯笔洗

◆ 王炳奎

而又漂亮的羽毛上,整个身子恰似漂浮在静静的水面上,将其安然游弋和自由恬静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

仿生器,模仿植物或动物形象制作的器物。以金银器和瓷器为主,如瓜棱壶(瓶)、葫芦壶(瓶)、菊瓣碟、树叶形盘、蟾形水注、龟形盒等。这类器物在宋代窖藏中屡见不鲜,体现出古人普遍的审美风尚和高超的工艺水准。笔洗是一种汉族工艺品,属于文房四

宝笔、墨、纸、砚之外的一种文房用具,是用来盛水洗笔的器皿,以形制乖巧、种类繁多、雅致精美而广受青睐,传世的笔洗中,有很多是艺术珍品。笔洗有很多种质地,包括瓷、玉、玛瑙、玳瑁、象牙和犀角等,基本都属于名贵材质,六道木根艺成为难得一见的另类仿生器。

根艺《鸳鸯笔洗》,尽现古朴、新奇。作为文玩器物,木质细腻,布满六道木特有的神奇“疙瘩”恰似通体丰满的羽翼,栩栩如生;形体适中,呈土黄的色彩,彰显清淡儒雅。作为文房用品,实属难得,置于文案,更显清奇雅致。

狗年火花的那段往事

◆ 李涌金

翻开自己收藏的12生肖火花,五彩缤纷的狗年火花琳琅满目,其中上海火柴厂1994年出品的狗年火花,引起了我深深的回忆。

这套狗年火花共两枚,采用照相版印制。第一枚红底,其中棕黑色狼狗,威武机警。第二枚蓝底,三条雪白的狮子狗,活泼有趣。两枚狗年火花,给新年带来生气和欢乐。为了便于收藏和归类,上海火柴厂借鉴邮票的规范设计,特地在该套火花上标明了发行年份、志号和枚数。

24年前,上海火柴厂作为国内最早采用机械化生产火柴的现代化工厂,生产红火如日中天。最辉煌时上海火柴厂拥有职工近千人,工业产值多达

一千多万,还出口创汇,成为中国火柴行业的领军企业。鼎盛时期的火柴厂,还产生许多新闻,如火柴供不应求时,一度凭票供应;到火柴厂取货的卡车要排队进入;2分钱一盒火柴不要涨一分钱,竟然牵动市府领导深夜研究等等。毕竟,小小一盒火柴关系到千家万户啊,上海火柴厂曾经很牛呀!

然而,随着打火机、微波炉的普及,上海火柴厂一下子走下神坛,进入亏损行业。为挽救颓势,他们在生产日用火柴同时,推出宾馆火柴、礼品火柴等高档产品。针对当时火花收藏曾作为全国十大收藏品排名之二,上海火柴厂有的放矢,大力开展火花文化宣传,设计推出各种火花,这套狗年火花就是其中之一。

1993年底,上海火柴厂主动联系上海火花收藏协会,在火柴厂经营

困难的情况下,还挤出资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盛大的火花精品展,力图重振火柴工业雄风。我应邀展出自己多年收藏的中外各国火柴,受到参观者好评。上述这套狗年火花既是迎接新年之作,还背后敲章,当作上海美术馆火花精品展的门票使用。上海美术馆作为全国著名的艺术殿堂,将火花火柴作为美术精品展出,确实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纷至沓来。

尽管火柴厂上下有心振兴,却无力回天。科学技术的发展,火柴最终淡出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同数码消灭胶卷,



上海火柴厂无奈关闭大门谢幕了。两轮生肖来回,曾经红火的火花收藏,现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边缘化的小众收藏。

好在普陀区有关部门在上海火柴厂原址建起上海商标火花收藏馆,用方寸火花,浓缩展示了苏州河畔工业文明的历史变迁。而全国火花收藏家协会上海活动中心则凝聚着一批火花收藏的坚持者。曾经辉煌的一页被缓缓翻过,火花虽不可能成为收藏界的主流,但可以成为收藏文化中一朵“小火花”,点缀着素有半壁江山之称的上海民间收藏。